# 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十六

石田四十集　　　　　　　　　　　　　攷訓

卷第四十六目錄　終

#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 書十

### 上王霽宇制府書四 辛酉

前者所言墾薊東水田事未竟其說今在徐州待籌師復詳以聞北直隸乃古燕地志云其水綢繆故泉源甚多今涿州房山等處皆有可墾之田山會人及涿鹿馮氏皆墾以致富馮太史

答嘗與晤言因籌之熟矣每銀四錢可開荒田一畝其稍熟者猶可損也每田一頃須農六人計其一歲之費幷買麻豆以為肥具車牛穀種農具共銀八錢可得一畝則始開之歲不過費銀一百二十兩可得田一頃凡費二十萬則可得熟田一千六百五十頃每畝所收精稍可二石五斗最下者二石即以下為準而歲收精稍亦三十三萬石矣今京師之價每石值銀二兩

近畿之價值銀六兩六錢即以一兩六錢計之而歲得價五十二萬八千矣計兵初練先當爲治甲冑嘗以精鐵善式計之每副不過三兩則是五萬之兵十五萬金而可具也復先以十萬金還內帑餘二十七萬五千金明歲以十三萬二千金耕已熟之田千六百五十頃以十四萬三千金加以餘穗雜產之千金而可墾荒田一千二百頃是歲所收可得精糈五十七萬矣益

京師四方輻輳華貴湊集所用精粺歲不下數十萬故初歲驟增三十餘萬價必不得減至次歲若虞其太多價不能登則江南嘉湖蘇松常五府歲供白糧數十萬公私之費不止一兩六錢令其以此數折之有司大戶無不欣從近畿精粺過於南米即御饌之需亦用此米以之祿百官贍六宮養內豎未有反爲不可者使南糧不至則京師歲欠數十萬卽歲復增數十萬價

亦不得減計其次歲之息既有九十一萬二千
復以十萬還内帑餘八十一萬二千則議改所
養士半為騎卒計張家口之上馬價不過十二
兩計馬二萬五千匹費不過三十萬餘五十萬
餘金為治火器製弓弩鍛刀戟八費十金而大
備矣是不出二年而内帑之母金可還戰馬戰
具値將百萬二千八百五十頃之田熟在近畿
三歲尚可益墾三歲之外守之足矣蓋京東之

田未墾者不可勝計以所知之地而籌之不下三四千頃此不㪅地不足力不集者自此以爲民倡則漸無不墾之地畿幽燕一帶自石晉陷於戎狄故久廢水利今復歸版圖將三百年且乘興所在乃爲甸服供秸供米自其常貢極宜乘時修復以爲萬世之利則此舉不特爲戰士治具而且爲根本增富爲東南寛民力其利不可一二數也唯明公斷而行之儀伏在溪林見

旅於燕者歸道千箱之盛一二年鄰之父老子弟無破家危身供事挽糧之苦私衷幸甚天下幸甚

上王霽宇制府書五 辛酉

語云士爲知己死若明公之于不肖可謂知己矣夫以可死之身豈不欲効尺寸而輕于去國日遠麾節然其故亦難言之矣唯可與知己告也自國家懸三途以取士曰科舉曰歲貢曰薦

舉至科舉而干進不休士節盡矣然舉天下而
受朝家之籠絡必不使難進易退之節得獨持
以抗慶賞之典故俛首而爲之人不以非巳不
以媿至科舉不得而守歲貢挨年循日士有赧
色然以之引守約之士消壘塊之懷　聖天子
有淡意存焉及薦舉一途所以待非常之士而
備緩急之需者也　祖宗朝以此舉者不啻槩
槩自吳與弼陳獻章之流擁天下之盛名而不

能救一時之極敝科舉之士相率而詆之而此後薦舉者遂罕人知二子以薦舉起家而不知二子所以塞薦舉之路也，肅皇帝慨然憂之故于南郊禮成詔告天下申明三途並用之說欲以緇衣招隱之[illegible]鼓天下之志士而是時莫以應也自此百年以來間一舉行而皆耆儒宿學僅能編纂著述而非能發抒機妙補益天下者也故其人遂絕項自避左陷覆以來科舉之

士不足以辨此始有總總爲患之者然以其罕見反指之爲倖進驟發而不知已之科舉岌岌于有司者其于進之塗不止于此也使其人而不能爲科舉之學則亦靦顏任之耳苟其人能爲衆人之所爲而使衆人之我咻此雖死而不甘然天下事急矣國家之功令又與唐與唐之科舉歲舉之而今之科舉三歲舉之及三歲而天下事已盡去矣況其人之升沉得喪又不可

知乎則不如從戎戎者士大夫之所鄙也庶幾不與之爭然從戎亦難言矣叅遊副都班在郡守之上國之貴爵也而爲之者皆奴隸之流頃以特舉授副將者一人叅將者一人遊擊者數人都司者數十人而其人無足一當者頃者勳家子顧大猷庶幾可効一臂而樞部以勳家子一布衣耳制其府銜無府銜則望奴隸之元戎稽首若喪角志士不能爲也今儀承明公曠世

之知欲以兵曹郎相待朝廷之上有知之者二三大老臺省皆紛紛繆薦于朝身居輦轂之下若待用然本以憫國卹殉此身之意而冒因國卹顯此身之嫌此人雖不言而已不能無媿于衷者也故即引去國門而與宋獻孺遇知明公之念我者不忘也及傳來旨以築邊險裕邊儲二策相詢夫以明公之威靈使後進之士得借其聲華而竭其犬馬之力當蓄練銳士三萬一

戰而復故疆再戰而掃奴穴因其銳還師取舊
遼陽雪洪武四年以來未雪之恥爲　聖天子
顯威聲于東裔耳至于因戚少保之舊續修明
其職業增葺其未備使遼左縱有不虞而神京
如泰山之安因百萬之軍需歲三其息可以養
兵五萬而不費縣官一錢其法不必如劉晏之
舊瑣屑徵逐但操鑄錢之權伺務變之便利可
垂手而得此明公不煩指頤之事而亦二三軍

吏之常職也唯明公命之而已豈之人哉今經撫之才俱不任而強弱之爭紛紛不休河西之事坐見其敗及至明年三月潰師叛卒踰山泛海而奔雖有智者不能救一日之急及今而圖之猶可爲也明公以貴不能踰之身而當七十餘歲之日晝夜焦勞豈有它哉亦欲以報三朝之培植而奠宗社于不傾也決計而加意此其時矣不肖儀旅人少僮僕不能遣一介之使奉

出禦魑魅朝端貴公或不見忌且淸議已昭晣公一訊而知之儀不望晣公踐宿諾加大將卽以孫家宰見擬之官一當前伍移安爲危移逸爲勞或亦愚人之心而天下之所亮也唯晣公不惜入告吾君元儀藉晣公以酬國恩藉公筭以報私知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小揭呈覽

上孫藍石家宰書一 壬戌

元儀歷見公卿亦已衆矣碩望隆聲固無出晣

公之右而顧瞻殞仰亦莫無出明公之右者況
辱折節下交此晉人所願延頸而爲之死者也
儀雖將隱萬不敢當公大將之遻然敢無片語
自盡于左右但中夜思之無他奇也事急則貴
實爲實爲則貴專責兩言盡之巳今日之事不
能計其遠者願明公卽從巳題之五千四百人
合爲四旅設一專帥分爲兩營設二叅將三人
者統䟽然後責與自擇守備以統千人守備自

擇千把百總以統行伍將已定然後擇兵兵可用沿海之悍夫廬鳳之徒卒而必不可用南中柔脆内顧之士著兵逃則將誅不當頂爲之計而勞上以殉下今所投軍餘願入巡邏而不肯補戰伍其意較然可知即欲不別爲措置不可得也至於收江海之驍勇當得其頭領方易爲撫馭鼓必戰之銳氣當別置器械方可當大敵此二事者元儀聯絡十餘載考求非一日前已

面陳其槩其詳則未敢遽及也但慰將有體恭聞上高陽相公一書恭呈乙覽高陽已行其大半願明公盡茹其言士尊不願自効于明公矣別有一書乃去年冬上福清相公者儀於知巳亦云敢盡言矣而終不足救禍敗爲一念之心痛唯明公垂衷盛德敢并呈覽

上孫藍石冢宰書二　癸亥

伏聞吾師榮晉冢卿復莞亞相自此百官肅而

朝廷尊風憲正而萬方安是非明而邊臣懼中
興盛業拭目望之敢爲宗社斯民舉手加額儀
叨藉餘光辱知樞相隨閱寧遠獨探胡境四十
五日之中盤旋二千餘里築邊規模約略已定
固守有餘進取有機始還關上從事幕中又復
逾月疏候左右罪歉罔極明年甲子下元之首
否斯爲泰守以追創千古一時儀何幸而逢其
盛伏冀順迓百福速彌洪圖至於犁掃之事仰

蕃秉鈞當罰明于上紛嚣鎮于中儀雖不肖辱吾師不世之知即衏胸陷骨不敢議避未敢安於遡幕徼倖便私也臨風瞻戀不任惶悚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六終

# 石民四十集目錄

## 卷第六十七目

上閤鳳陽督府書七 丁卯

卷第六十七月錄 終

#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 書十一

### 上閻鳳陽中丞書一 壬戌

元儀雖久伏林皐無繇仰青天而睹白日然從四方之士竊潤餘光非一日矣友人費生幼輝喬生定侯每傳近刻至案常不一日三讀夢寐以之思執鞭而無從今年遊朔以來讀公車疏

臏目踵氣咽未有如大疏之深切著明也其一日三讀夢寐以之思執鞭而無從覂甚於管焉竊聞廟堂之論設險距守不踰渝關一步私心憂之曾上書制臺力言其不可未旬日而得讀樞相之疏知大計決於明公而節鉞之命亦隨以之舉手加額北望稽顙爲宗社慶儀迂書生耳然嘗言人所不敢言欲爲人所不敢爲雖以此賈禍不顧也渡河之舉去年之長計也但王

撫軍非其人耳屠緻齒折言兩公之必不可用
是時分左右袒葬肯盡與之乃具疏請逮經略
以爲撓旨賣國者之戒若俟事潰則疆塲去矣
雖殺十經略無益也當是時知拜疏即有西市
之行然得從陳東歐陽澈於地下儀願足矣乃
疏已成而福清所擬會議之旨已下初之會議
爲欲撤經也恐不知者以儀爲附合政府遂拂
衣出國門知屢薦議用之明旨在部不顧也及

出國門而知會議凡三變惜其疏之不上乃以
正月間復爲疏馳上託友人宋獻孺上之及疏
至長安而廣寧已破經撫已逃朝議紛然獻孺
遂不復爲上其稿至今猶在長安也時在白下
聞經略焚高監軍屍淚迸腸裂乃設位以哭之
而爲祭三忠文此文出忠義之士亦頗爲之鼓
掌而惡者滿朝禍遂結矣雖然儀不惜西市一
行從陳東歐陽澈於地下者豈復顧彼巳之子

含沙之口哉項南冢宰孫公賞其言合衆議而
將之擬以副將使統君子六千拱護陵京元儀
竊不敢也元儀玷名藝苑亦已久矣它不敢望
三年一入棘闈必有一日之遇即白首一經而
江南重舊名士以老書生偃蹇於世亦不寂寞
困辱今欲使兜牟而裲襠則披堅執鋭爲士卒
先以之洗庸將之陋爲哃公之先驅則死之日
猶生之年耳使擁旌秉鉞於江南華褥之地豈

志士之所爲乎伏念明公既當此任必亦欲天下同心之士使其効其犬馬之力則如元儀者使以怯書生爲天下勇士倡不亦可乎故敢不避未同之嫌上塵淸聽亦仰知吐哺之懷勝於恒人萬倍也使不鄙遺得爲入告吾君不欲効近日諸弁邀加銜而出塞以冢宰現擬之銜使備前驅無問廣寧寧前前鋒所及即以爲晉銜素造車式不同於時甚適於用如可採擇使之

專督練成車兵步步爲戰想石畫之所必及也
小揭上陳伏冀鑒在

上閻鳳陽中丞書二　癸亥

嗟乎世負人亦至此哉雖然此非朝廷負人也
乃議論負人耳朝廷負人唯有蹈東海耳若議
論者則朝否而夕可甲非而乙是唯實功可以
勝之今關上之實功如淸冒濫肅紀律安營伍
布水陸其彰明較著者種種也然而終不能以

勝議論志士焉得不扼腕興悲哉雖然明公之
志在恢復則遼土一日未復明公一日未自以
爲功也元儀在孤島時不問當事之長策唯竊
語人曰以其遠救毛文龍不如近救祖大壽以
其遠應彌串堡不如近守覺華島人聞其言未
有不河漢之者兩臺郡邑以春初之命敦迫上
道至吳門見督師公疏始知明公已久持此論
矣恨在孤蘆之中無繇仰知而泄泄趨朝以少

關其末論至滁陽知長安騰口於明公矣嗟乎危關何地此日何時暫綴樞機以需危急在明公又何憾焉而覺華之說至今浮沉失戰守之機忘三敗之耻凡有心血男子在千古之下亦當憑吊而痛况元儀者辱明公之奬偕蒙督師公之特達以此事見委者耶元儀自趨朝卽辭一銜所以明本志也若使當危蹈險爲明公畢此局附青雲以報舊知豈非至願今道傍築舍

豈能逐入眉睫耶言之痛心耳白雲青山自有長業戰者在平島守者在一牆當今之豪桀自足以辦當今之事今奉命而來秋防未竣不敢言歸稍俟旬日便作拂衣之計長負聖恩長負知己以此息影山中殊無顏面然而其志則可對 三祖 十宗於天上矣無繇仰覿一罄區區偶便奏記不盡衷曲

上閻鳳陽少司馬書三乙丑

東奴之所以不來西虜之所以遠徙者以我守
覺華島以守寧遠耳而此議實誰創之使早以
創議者持議當巳犂長白之庭矣儀之來原以
協將調守覺華以規進取薊以行明公之志也
而此中紛紛將必不能展布故逡巡不前從事
幕中繼往募舟師頗得水犀之銳艨艟之具今
春有薦儀為金復大帥者亦終明公之志也而
又為南樂公所阻坐失事機今以後猶皆可為

之日也而竊閩浙當事又欲以幽守爲上策奴何時滅天下何時息肩壯夫志士何時冷熱心而安畎畆也所幸箇在真人以佐樞務將來事機灼灼可見然明公久在內天下事不可慮乎夫難得易失者時也難聚易散者兵也時猶可待兵猶可聚而艨艟一散不可復收拾儀去矣空山朱絃無意知音矣然不能不低徊於明公之前也

上閣鳳陽少司馬書四 丙寅

三月以來不敢上通左右者以去國之人誼不可嘵嘵耳今一旦事已至此曩儀謂明公出遲則天下必受其禍今不幸而中往撤錦右車兵之時儀曾奏記涿鹿相公謂奴必乘其弱今不幸而中去冬邊報正棘儀曾荅謝中丞下問曰奴來必在明正而不在今冬今不幸而中往儀上箋典記謂艨艟一散必不可復今經略果決

水兵六千民船三百以至兵不用命而覺華有警遂潰而逃矣夫既革其船稅汰其兵伍而責之死守必不能也今覺華一失不唯寧遠坐困而關門便無完理奴不必乘舟而入寇也以大兵至中前而放數十艘向南海口秦王島關上復有一人乎大兵趨三輛而以數十艘趨大沽則天津必潰我師寧復有出路乎況在島糧糈三十萬石火藥鉛子各數十萬斤戰車數百輛

戰牌萬餘扇砲車數十輛大銃追風三眼鎗勁弩良弓各以萬千計向以水中爲最穩故盡以貯精利而今竟委之危乎否乎今日之事苟無一奇着則事必不可爲想舉朝尚未知而明公當獨悉之也奇着亦無他迎之於水而已然登州既遠而天津可用之戰艦不過五十豈能成一旅幸而有一奇則運船中有沙船一百淮船二百可用也其船皆堅緻而又大於兵艦津門

運船七八百每苦船多粮少年止兩運爲利不如昔而今之關運亦必可減則此三百舟實可爲兵艘此船既大每船當三十人卽取之隨船水手及責各船自爲招募可足其得兵六千人偷取之舊額船錢亦仍照量頭與之國家不加費而又無遠調之勞稍用安家則避化近例可比再調大沽葛沽兵船一百令遠修葺合兵四千以爲後勁合二者共得兵一萬船三百選一

能者付之便成一軍只事必於三月中定則乘此月氷開盡放出海奴必不敢復用舟師以撓我而我反得繞出其後奴不惟不敢長驅而且反顧宗社安危在此一着而稍遲則事必無及軍火器械當責備於津門有兵粮同知張懋德者可責成也儀又欲先使十數船客裝在島之舟以及火藥粮料已告大沽游擊黄胤恩而未必其能辦也此事儀見之極真唯明公能信之

儀身雖去國何忍忘君況知明公必已深慮及此而未知此中有可救急之奇故敢令舊部曲守備楊止戈同中表都司丁貞上陳左右楊止戈乃喬伯珪心膂之士項儀募舟用之後補喬桓中軍營敏勝人今適奉檄往登催漕船故得往此丁貞雖年少而勇敢忠義其職銜乃岳石梁先生所授者儀方束裝以南又避嫌疑不敢面陳故令並弁述漸不能悉唯明公鑒在

上閤鳳陽督府書五　丙寅

郭子綦來辱惠書推奬過格念之流涕未知此生何以仰稱知巳以爲旦夕倚重督師當奮死前行以快宿志乃竟以四鎮爲賴此天意淵微成吾大業者遠也昨讀大疏欲開重鎮於島中選名將以鼎峙調海外之游師扼蓋套以持勝此儀區區之見自謂及此人賤言忽葺爲過聽無論蓋州之役昨歲將率衆以發而一言被阻

奇功遂廢即覺華調船調兵一事不擬言之數
月揆地誤聽得率屢旨而彼中在事者亦且以
兵三千船百五爲言况長安道上人乎今日覺
華之慮未在得其用而在先恐失其險非明公
莫爲道破葢州一着儀尚欲據城以示必死而
明公容以長生兒兒爲老家則其機甚活其着
更警捩然度其人必不能應也使得收拾覺華
以爲根本遲數月之後須彌者終不來請以付

之能者而身入連雲以扼其吭自謂此役竭囊底之智奉成算以往可不負明公知己不知明公終許之否耶喬桓至此天乎天乎烏棲無枝枉明公一聆耳臨箋皇悚

上閻鳳陽督府書六 丁卯

元儀謹啟元儀甫得執戈以爲先驅而徒蒙恩放身雖出於九死魂已墮於九淵十八日詞階削否曾不足爲榮辱而空負前茅之志不勝附

鳳之懷從往熱心俱爲虛氣此中夜徬徨恨死無地耳今幸明公當軸逆奴褫魄平安之火日傳綠沉之鎗久卧儀竊伏草莽已有餘榮但似明公籌策亦有用而未盡之處使東江大衆早徙長生則鐵山之破可免使一介往來稍需捷後則取侮之形不張今欲驟撫而不得付一鎮于飛烟恐將來之事尚煩籌邊樓一夕此儀雖伏狂草莽亦中夜徬徨因憶明公覺華屯重兵

選名將之議卓絕千古𠯆儀非其人不足當此
寄以致隕越使有萬餘水犀數百艨艟使癡䐧
如儀而望實過儀者將之則縱未能大舉而於
無事之時可時出擾其耕穫有事之時可呼吸
搗其空虛今俟東江之報已至乘虛之詔方頒
則虛者已實失之萬里何以仰塞明詔何以包
荒屬國何以使島中五百復建旗鼓何以使組
練三千無負布帆此儀雖伏拄草莽中夜徬徨

不祥名姓久稽專候欲訴其痛遂逃不敢以戚屬陳生上赴和門附以奚奴聊申維敬它牘哀鳴總希垂憫

## 上閻鳳陽督府書七 丁卯

元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往者元儀尚在菰蘆而督師相公題以副將原銜招募舟師駐覺華夫守覺華者明公之議而督師公行之者也儀竊聞之甚悉故趨召行至滁州知明公已行儀

息曰中丞公衍則寧遠誰主守寧遠不守安用
覺華又安用舟師水將以孤懸入玷塞哉故過
關之日具疏力辭溫荅不允疾驅赴關而終不
敢遵旨履覺華之任隨從大軍出關力主寧遠
當守幸而督師相公俯從當明公已行朝議方
閧張撫主前屯馬帥主中左此非所望也故袁
自如以儀此來能回督師相公之心儀焉能回
督師相公之心但能爲東朝射的故諸公陰刺

陽孽儀者剌剌不休瀕死者屢矣而督師相公
以儀旣贊決寧遠則當效力覺華復責以募事
儀竊以募何必儀極儀之才力止可省金錢而
省金錢亦非封疆第一義故請師三千駐於長
生島其所規畫亦略如啓公昨年大疏袁自如
力贊之相公已允而適有益州弁楊朝文者謂
長生島冬月冰闊六十里儀以水不愈於地乘
亦可畫守而相公縱好愼儀又粗疎不如有忠

島者冬月不凍可以爲老家遂無以奪相公之
愼而募事終不可辭矣幸而所費金錢五六萬
所節省者已再倍之南樞兩撫咨牒具在而督
師相公止以節省數千金入告其五防所改題
詞階亦不敢求覆何也耻以省金錢爲封疆之
職業也次年春初李雲滸兵垣有加儀大將責
取金州之疏奉旨速覆儀曰以其取金不如取
益取金入無人之地不足作士氣據無險之地

不足合士心取葢則葢有西虜降奴者纔二萬人率以東虜一人重鎧兼馬帥其百其百之西虜戰始授甲馬弓矢返則徒手耳使一旦出其不意則方饑而憤可降也否則屠耳雖西種耶然降東則東矣東之十餘萬豈十一爲本類哉馘二萬則聲勢壯據葢則前憑山而後阻海憑山之勢尚小阻海之衆必死如此而海可搖也得海則遼陽自徙耳而金復處我囊中移鐵山

桐油三萬斤鋼三萬斤鉛八萬六千二百斤上鐵二萬斤次鐵二十萬三千五百斤明公請於軍需其有可容虛冒否耶令坐以招兵安家銀二千二百四十七兩五錢關門安家有十八兩十五兩十兩者而此則五兩其例追人一兩則同坐以造車銀四百三十兩關門之車有費至五十兩者此車所費多不及七兩餘其例追則同坐以買鐵銀六百五十五兩五錢鐵有西鐵

有建鐵其價懸絕此鐵自南而來皆建鐵也而以斤分二釐例之則同坐以買鉛銀一百六十六兩四錢鉛有時貴時賤此當遍地鼓鑄之日而幸買於所聚故所費止此而例追則同此四者已爲三千四百九十九兩四錢而外關坐喬桓中軍楊止戈銀五百一十六兩尚不知何所指也往者金錢儀原未曾經手押解者爲趙大將軍之子光遠收貯轉發者爲南樞操院應撫

儀不過一爲調度耳故今日幸不坐於儀而坐
於原領銀委官趙光遠張士奇翟世顯蕭本此
輩往時實未嘗有分毫沾潤徒許以優敘以作
其廉耳督師公究竟惟爲光遠敘耳自白衣而
都閫今且忝戎矣然而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其
張士奇則陣亾覺華島矣袁自如已爲題䘏未
沐纖恩又將問其家乎其他弁既未濡實利又
不被虛名責以泒賠身家盡滅矣儀前見梁疏

知必不免令僮走撰關聽受人之嗾置之犴狴不知正不必也儀斷不忍累入耳但儀家已盡廢無可爲役然關臺迫於嚴旨幾於坐派已有成命復何敢言獨是張士奇者爲三千揔之一則安家應於彼名下追七百四十九兩一錢七分令似可寬也儀於事竟銷算之時關內道算過應找還透用銀一千五百三十兩五錢已經督師公奏繳督師該道衙門俱有案卷可查儀

在關公廩不足養士窮困萬狀終未敢具領此銀以此役所賠者萬金辭十萬而受萬實耻之也今旣照則減追則實未領足前銀此似宜對銷者也今幸喫公爲政洞鑒顚末開其一面止在罄欵之間而内外信乎可無事後之慮此正奇痛之夫百年一日也敬令各委具一呈詞倘蒙憶始用之盛心忍成葬解之罪寀念規愜之苦志竟爲不白之奇寃曲壆溢格行道一查細

簡原卷果否有透用之銀如果有則既經減追
應否對銷張士奇是否龍武中營領兵三千總
之一如果係千總今既陣亡應否開銷所追本
營安家二分之一倘得及於寬政尚有一千二
百十九兩七錢三分儀已誅棄先人敝廬為諸
弁了此局矣但托賚不敢得為於撫夷應領銀
一為坐會彼此均便感滲皮骨而此外猶有懇
者則喬桓中軍楊止戈下五百一十六兩不知

何所指得無減其船稅耶此船稅乃守柬天津
例應照月給與督師相公深怒喬桓故必欲以
抵關之日爲始乃俗帑金五千修艌過海而於
下月扣之此亦非法也然已扣矣所未扣尚有
三千餘兩今船已焚矣入已屠矣桓尚俗寧前
道下三千金已蒙袁自如開銷則關内道其一
體者也所俗之三千餘金尚當開銷又可追其
例減溢數乎恐難憫之氷濱此事在儀交兵還

愆之後與儀無涉但事理實本如此而喬相父死身危幸延餘喘以養老母父子久在門屏朙公知其底裏如欲使代冤魂賠三千餘金縱滅其一門勢不能也明公念其先忠在此日矣元儀不知進退方自乞哀又為人饒舌亦以唯明公前不敢不盡耳釜魚俎肉延頸恩私淚以和墨不知所云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十七 終